

千秋孔望向海天

□ 马力

孔子观海，留迹于山。这个山，就是孔望山。

孔望山在海州，当今的连云港。

往古之时，孔望山前都是海，故能登山而纵览千尺海澜。沧桑之变，眼下失去那个样子了。

此山，孔子登了三次。

头一次最为人记得，可寻“问官于邾”的典实。邾子是邾国之君，朝鲁，席间向鲁国大夫叔孙昭子讲起先祖少皞以鸟名百官之事。话被孔子听到，其时他虽只是鲁国的一个小官，位卑，却躬身东行，入邾请益，向邾子考求少皞之国的官制建置，为探究理想的官礼制度尽心。那一次，他初登这里的山，向海而叹，激荡的心潮如浪掀卷。

宋人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云：“孔子之邾之时，因登此山，遂以名之。”十几字，可说把山名的由来道出。孔望山，孔望山，这座临海之山，自此便被历世人亲切地叫着了。

孔子往见邾子而学，是一桩有影响的事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最早载录，曰：

秋，邾子来朝，公与之宴。昭子问焉，曰：“少皞氏鸟名官，何故也？”邾子曰：“吾祖也，我知之。昔者黄帝氏以云纪，故为云师而云名；炎帝氏以火纪，故为火师而火名；共工氏以水纪，故为水师而水名；大皞氏以龙纪，故为龙师而龙名；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，凤鸟适至，故纪于鸟，为鸟师而鸟名……”仲尼闻之，见于邾子而学之。既而告人曰：“吾闻之，‘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’，犹信。”

迄唐，韩愈《师说》这样论：

圣人无常师。孔子师邾子、苾弘、师襄、老聃。邾子之徒，其贤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。”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

孔望山南麓，耸出龙洞庵，殿后峭岩上，有座问官台，是一处可验旧典的故迹。惜未游。

山中，宋人叶祖洽筑乘槎亭。槎者，桴也。亭名由“孔子问官而浮槎渡海”之说而来。求细，可读《论语·公治长篇》，其句是：

子曰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从我者，其由与？”子路闻之喜。

子路喜，孔子心里却填着不平之气；以仁政治天下的主张不被时君所重，就想携着子路泛桴海上，避世不仕。杨伯峻译注《论语》谓：“桴，古代把竹子或者木头编成箴，以当船用。大的叫筏，小的叫桴，也就是现在的木筏。”孔子之举，动了后人的心。东汉人班彪《览海赋》首句“余有事于淮浦，览沧海之茫茫。悟仲尼之乘桴，聊从容而遂行”，和孔子临海的慨叹，同一气调。

余下的两次，我从别人的谈话中听来：

孔子向慕东夷礼乐教化，为访部族首领少皞的遗墟，复入邾，再登孔望山；

齐鲁会盟，孔子襄理其事，又莅邾（现今，赣榆的夹谷山中，残甃断瓦间，犹可寻到“孔子相鲁会齐候处”石碑）。那回，他也登过孔望山。

孔子之游，到底久远了，所传不免歧杂。依上述的种种，能旁推互证。

宋熙宁七年（公元1074年），苏轼自杭州调任密州（今山东诸城）知州，过海州，与陈姓知州登亭赋咏。《次韵陈海州乘槎亭》即苏轼吟出的一首唱和诗，云：

人事无涯生有涯，
逝将归约汉江槎。
乘桴我欲从安石，
遁世谁能识子嗟。
日上红波浮碧嶂，
潮来白浪卷青沙。
清谈美景双奇绝，
不觉归鞍带月华。

此首七言律诗，对景步韵，道出一己的出尘心迹，超逸而萧散。首联脱胎于《庄子·养生主》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句。颌联抬出心仪的两人：一为东晋名臣谢安，位高遭忌而不问朝政；一为西周大夫子嗟（有人将“子嗟”释为孔子的嗟叹），贤良有功而被逐于朝。溯古，怀人也殷；思远，寄慨也深。颈联和尾联，寓情于景。浩渺的东海之上，旭日升起了，赤涛卷起了，绿峰耸起了，更有层层白浪、细细青沙、皎皎月光映目，静美而纯净。或曰：淡泊诗意，恰与陶靖节诗心相照。优游泉石，放旷烟霞，远避市朝且忘名利之境，此番渔樵耕读之乐，只有高隐山林、幽栖园田之士，方可体味得出。

人世与退隐，人生态度正好反着。明得失，懂取舍，回旋进退，皆须审时适变，此种意识，莘莘学士，历古相承。龙洞庵西边，突起의丹崖间，有一个海蚀洞，小而浅，往里一躲，一身清静，是个坐忘的好地方。洞外陡壁上，密覆历朝题诗、题句。明刻最多。文辞有理趣，或幽愤，或旷逸，感事兴咏，寄意抒怀。孔子的处世之道，赢得了诸君的心理认同。“归云飞鸟”是一幅擘窠书，镌于洞口之侧，明代人王同题的，体势流利，境界清超，发其豪纵不羁之气。因其字约意丰，还算好懂，“归云洞”的名字也就传下来。王同授海州知州，清誉服人深。他学书，宗苏轼，还能于“暇时亲为篆书匾额碑记”。唐人皎然“独鹤翩翩飞不定，归云萧散会无因”之句，王同大概也曾熟诵。涵泳其中，助他高洁人品养成。

点点字痕，是刻在石头上的意绪。放眺耸峙的山，我就想，诸先贤

在历史的阶登上迈动思想的脚步，该是何等意态！

孔子石像立在山顶，陪在身旁的是子路、颜回。世路多梗，叠卷的海浪很似不灭的棘丛，而他们的眼睛里有光，射向前方。那时，发亮的海面宛如巨幅的帷幔铺展，连向无边的天穹。山峰带来的高度扩增了视域的宽度，呈现的景象那么广远，那么寥廓，那么宏壮。千帆过尽，我恍若看见站在时间远端的他们，迎着风，向海而啸，放开的心，云一样飞。

大海也在承受圣贤的注视。浪花在海上盛开，做出欣喜的回应。

乘槎亭西南，隆起一片巉岩，太阳底下泛着淡淡的赭色。这赭色，因了其上的摩崖而显得神秘。古时工匠着手成春，给本就多皱的断壁添入艺术纹理。隐于山中的雕凿之像，推为东汉桓、灵之际的遗存。经风沐雨近两千年，幸未崩落而大体完好，令人三叹。

大小造像过百，刻在危石的平面上。佛陀、菩萨、罗汉、力士、供养人，几番细辨，才能粗得眉目形姿。众像构成的场面不小，若当圣贤看，认作孔子 and 受业门下的七十二弟子，也行，因为可以跟孔子登山观海之事连在一处。好些本地人便是这么讲的。专家凭借慧眼，从上面看出了佛。这个识见，是从史树青先生那里来的，在各个看法中，也可以算作权威的了一种了。

明代人入山，仰观造像，乃觉“如读汉画”。他们眼前的佛教内容，是以汉画像石雕刻手段表现着的，而阴线刻、浅浮雕和高浮雕技法的运用，颇能看出初期佛教造像在艺术上的成功。我身处佛门之外，对各占一角的坐像、立像、卧像，一时瞧不出究竟，要在人家的讲述声里，让摩诃萨埵“舍身饲虎”和“涅槃变相”等本生、本行故事一一入脑。国内最早的“涅槃变相”群像有二，一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，一在这里，且为主体造像。看那释尊静卧、弟子举哀的场景，真也含情。悼念的俗众，脸上都带着凄楚的神色。

施蛰存先生说：“道教徒也摹仿佛教徒，雕造各式石像，不过他们造的是老君像、道君像或天尊像。”一个浅龛，处境偏高。龛中刻像，身形颇巨，有人断为西王母。《山海经·西次三经》记“西王母其状如人，豹尾虎齿而善啸，蓬发戴胜”。我粗粗望去，略得一点模样。老子和尹喜的容貌也可从造像群中辨出。我好像回到函谷关。

儒释道，齐聚一山。

此处摩崖，本可多用笔墨，但在这里主要说孔，只得省话了。

吹来一阵风，摇动朵朵杜鹃花。粉红的花色，把苍崖映艳。

孔望山多花岗岩。天赐好石，怎可随便放过？便施刻镂。我在林间走，幽径旁闪出一尊颜色青白的圆雕，体大，势雄，其状如象。本是一整块石头，使鐫用凿，它有了形，不是牛，不是马，偏是大象，为啥？无从去问那些身怀长技的匠人了。

象身不镂空，显出风格的古拙、朴茂。左边象腹，勒楷书：象石。阴刻双钩隶书，自蕴妙意。线雕和浮雕也来相配，愈使物象鲜活。低垂的象眼、扇形的象耳、卷曲的象鼻、直伸的象齿、预实的象腿，宽大的象蹄踏入仰瓣莲花间。以画喻，极尽写意。特别是那象尾的悠悠一卷，灵性跃出。

石象左颈，浅浅地雕出一个人：头绾椎髻，双足系鞵，右手持钩。这是一位牧象人，似在忙着什么。

我的老师崔振华，教授古汉语。一堂课上，他在黑板写出甲骨文体的“为”字，引罗振玉的解释，说这是个会意字，着眼图形，“役象以助劳”是它的本义。这几句反了许慎之言的话，我不会忘。大象为殷人驯化，成了日常役使的牲畜，所谓“殷人服象”是也。在驯象服役的浮滩前忽然记起旧事，也是一种缘，学问之缘。我很爱听崔老师的课，对于“为”字的释义，几十年过去，吾仍从其说。

这尊石象，定是就地雕凿的。它太沉了，任你唤来力能扛鼎的项羽，也挪不动分毫。

石象之南，一块台地，空着。汉时的东海庙筑其上，早已荒为残墟。有人见过庙碑上的字：“阙者，秦始皇所立，名之秦东门阙，事在史记。”据此可诵司马迁之言：“始皇三十五年，立石东海上胸界中，以为秦东门。”门阙之东，尽为沧海狂澜。

秦皇立石之功，可与孔子观海之举相埒。

贾谊《过秦论》称秦孝公“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”，又云“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以鞭答天下，威振四海”，可说雄势冲天，冠出当代。对万世之业的梦想，融入秦人血液。从关中一路征伐到这里，面对平原和海洋的空间转换，他们或许意识到，比地理疆域宽广的是精神天地。

秦置东海、琅邪郡。连岛羊窝头旧界域刻石，上勒五字：“东各承无极”，表中寓篆，气象雄大。今昔之人，忙于礁岩上迎波观日，满眼都是亮的，仿佛望见奋翼的神鸟，高翔而去（《神鸟传》，刻于尹湾汉墓竹简上。这篇寓言，对话体，四言韵语，讲了一则鸟的寓言。我读过的古代文学史虽不载，却在民间广传）。一时豪兴，拓开万古心胸。



太平花



娑罗花

我的记忆里，小时候曾读过欧阳修的《定力院七叶木》诗：“伊洛多佳木，沙罗旧得名。常於佛家见，宜在月官生。”而我的家乡雁荡山的古籍中，也有娑罗树的记载。清乾隆年间，当地文人施元孚在《雁山志》里说它“叶青而细，经霜不凋，雁湖旁有之”。可惜我花费了许多时日，寻遍雁湖及其周边地区，也没有发现娑罗树的踪迹。

使我不解的是，别的地方的娑罗树，其花虽然也形似宝塔，但很多都是垂挂下来的，而且方向不一，甚是凌乱。不像大觉寺的花，齐刷刷一律朝上，如一座座宝塔耸立，又似一只只烛台昂首，七个花蕊吐露着橘红色的光辉。若远望过去，整个花串白中泛紫，像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，神秘极了，神圣极了。

在大觉寺，置身于古树的层层怀抱中，我心中不由升起奇妙的感受：建筑与树木是密不可分的。一座建筑可旧可新，可高可低，可连绵可独立，但断断不可无树。建筑蕴含着艺术的光辉，散发着能工巧匠的智慧，而树木则承载着生命的灵性、自然的魂魄。

天下着蒙蒙细雨，春夏之中的杜甫草堂一片翠绿。

漫步丛中，欣赏的是天府之国的历史、天府之国的生活和蕴含其中独特的诗情画意。

这是一座300亩的院子。古意浓郁，诗情绵延。我们在春天的边缘徜徉。有风有雨。风不大，微微的；雨丝丝的，绵绵的。空气湿漉漉的，仿佛能拧出水来。风雨中有一个朝代飘然而至，那就是唐朝。有一位诗人坐在浣花溪畔，深深的忧伤，弥漫在布衣的周围。

幽暗的竹林里是浣花女窈窕的身影。这种竹子很高，游人必须仰着头才能看到它的顶端。1200多年前有一位布衣老人，他的名字叫杜甫，后人喜欢叫他老杜，就像邻居家的老李老王，再亲切不过。在大雅堂里，我见到了他。他戴着象征唐代九品以上的冠冠，面容清瘦，下巴上长着一撮山羊胡须，微微地翘着。他手握书卷，侧身而坐，一身官服套在干瘦干瘦的躯体上，显然有些肥大。

漫步在面水的长廊，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隔着薄薄的雾，竖起耳朵，仿佛能听到一个久远的声音，那是一位垂暮老人的叹息声和咳嗽声。这声音从密仄的竹林里传来，十分幽远。抬眼望去，猛然惊觉，这位发出声音的老者不是别人，正是一代诗圣杜甫。他已经消失在尘烟里1200多年了，留给我们的，是秋风中的茅屋，还有用软笔书写的诗文。凭借这些不朽的诗文，我们读到了一个叫盛唐的时代，里边有帝王将相的豪门阔绰，有黎民百姓的惆怅忧伤，有男耕女织的人间烟火。

青石铺就的路边，有一块褐色的石头，上边刻着著名学者冯至的一段话：“人们提到杜甫时，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 and 死地，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。”那些仰望星空的老杜迷们，如果不是来拜谒成都的杜甫草堂，恐怕终生都是个遗憾。

今天的草堂并不是凭空想象。让我们读一读老杜的诗：“万里桥西宅，百花潭北庄。”这就明确无误地告诉后人草堂的位置。1200多年前，这座院子只是荒郊野岭上的几间茅屋，后来毁于兵燹，又经过历代后人的修缮，才有了今天的小桥流水、亭台楼阁、柴门曲径。杜甫见证过盛世的繁荣，也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。

瞻仰杜甫草堂，最让我铭感于怀的是三尊老杜的铜质塑像。

一尊位于大雅堂前庭正中。老杜身着唐代官服，头戴长翅官帽，侧身坐在一块深色的花岗岩上。老杜最初的理想是奉儒守官，博取功名富

碧波潋滟卧龙潭

□ 张军

走进贵州荔波小七孔景区，卧龙湖冷冷凉凉在脚边响起。发源于苍翠山间的河水，那个清，那个净，若不是河面有山风吹起的皱褶，真疑心河道里并无水流。透亮的水中，蔓草、绿苔清晰可见，几尾尺把长的黑鱼自在游弋。“皆若空游无所依，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。佁然不动，俛尔远逝，往来翕忽，似与游者相乐。”柳宗元《小石潭记》里的意境，正与此景相仿佛。

都说贵州的水美，亲眼看见方知此言不虚。古人言“水至清则无鱼”，可这清且净的水里鱼儿又大又肥，该作何解？仔细观察，但见水底石多苔重，水草丰美，微生物必定繁盛，且纯天然、无污染，是鱼儿们的绿色食品，不用为其无所食忧虑了。正踌躇间，前面的游人忽然停步，耳边一片啧啧赞叹声，挤上前观望，哇！一汪碧绿的水面呈现眼前，卧龙潭到了。

潭水真是绿啊，像藏匿深谷的一块翡翠，或是镶嵌在山神腰带上的绿宝石。水色流转变幻，岸边呈浅碧，潭中心是淡蓝，山脚下又呈暗绿色了。山风拂过，水面波光潋滟，抖动丝滑如绸缎，是为古老沉稳的大山裁制的一条绿罗裙吧？山与水便灵动起来，妖娆起来。潭侧山峰耸峙，林木苍翠，潭边怪石林立，古木森森，“青树翠蔓，蒙络摇缀，参差披拂”，构成一幅奇瑰秀美的青绿山水图。与入口处流动的河水不同，潭面几乎是静止的。水流到这里突然凝滞了、沉寂了，似在作停顿和休憩。虽然暗河是从崖底涌出，潭面却看不见踪影，潭水随山势蜿蜒，形如一条绿龙，

贵，乃至封妻荫子。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在为仕途而奔波。然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旅居长安十年，他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，经常给达官贵人投诗献文，梦想有一天能碰上慧眼识才的伯乐，得到赏识和重用，可是终未如愿。直到天宝十四年（公元755年），老杜才被任命为河西尉。这个官职不仅位卑衔贱，而且职责也是催逼底层百姓，因而他愤然拒绝。直到朝廷改换门庭，唐肃宗继位，他才被任命为左拾遗。这个官职是个谏官，秉性耿直的他又因直言遭贬，从此与仕途无缘。眼前的这尊雕塑，老杜表情凝重，眉头紧锁，眼皮下垂，壮志未酬身先衰，看着让人生出无限敬意，也生出深深的同情和怜悯。

另一尊雕塑安放在史诗堂中央。老杜身着布衣，骨瘦如柴，忧国忧民和一生坎坷都写在脸上。雕塑两旁是一副对联，出自四川出生的革命家朱德之手：“草堂留后世，诗圣著千秋。”这是对老杜人生的一个总结，也是后人对这位中国文学史上大师大师级人物的仰望。

还有一尊铜像立于大廨正中。大廨没有墙，前后很通透。眼前的老杜瘦得离奇，前胸贴着后背，感觉一阵风就能将其吹倒。他双腿跪在船头，双手扶膝，膝盖上有一卷打开的诗文。他头发稀疏，目光冷峻，酷似寒星冷月。伫立铜像前，不由得想起他在《春望》中所写：“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”穿堂而过的风带着丝丝寒意，刮在他的脸上，让后人看到一个立于天地间真实的老杜。

杜甫的一生可以用悲苦两字来形容。他总想在有生之年为国家 and 人民做一点事，但宁折不弯的文人性格，注定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失意，直到风疾舟中，伏枕书怀，终了在洞庭湖的凄风苦雨中。

千百年来，不知有多少人在草堂深情回眸。如今，大师虽已远去，所幸还有他的诗句，永远陪伴着我们。

卧龙潭之名便由此而得吧。山傍着水，水依着山，山因水而灵秀，水因山而娇媚，只有听到潭外水声的轰鸣，始知静水流深，卧龙湖正在潭底翻涌。据说即便发洪水时，潭面也犹如明镜般平静，足见潭水的容量与胸怀了。可是突然地，一道水坝将潭水拦腰斩断，水流没有退路，只能一跃而下，遂形成一条滚水瀑布。为了减少冲击力，水坝被人工修建成弧形，水珠一串串跳落，宛如高挂起的水晶珠链，装饰着古潭的裙裾。“虽为人作，宛似天成”，沉静的潭水霎时有了朝气有了活力，在深谷中舞动起婀娜身姿，欢声畅笑，放浪形骸，纵情释放着浪漫天性。水瀑溅在岩石上，似倾珠洒玉、推雪拥云，一时间分不清是雨还是雪，是梦还是真。

卧龙潭作为喀斯特暗河，是卧龙湖的源头。近年人们在这里筑坝引水发电后，潭水又流入响水河。卧龙潭由此成为两河总源。潭水博纳深蓄，涵养蕴藉，不仅形成了卧龙湖生态长廊，也为响水河谷供给着长流不断的水源。秀美的鸳鸯湖、飘逸的跌水瀑布、翡翠屏障水上森林，道道美景离不开卧龙潭的滋养。小小一汪潭水，却蓄积着盛大能量，这是山水的功德，也是自然的伟力。

正在潭水边沉醉流连，忽见一小舟翩然驶来。舟中一人一身青衣，束腰绑腿，头戴斗笠，手执长篙，乍看以为是隐匿山林的武侠高手，近前才知是位清洁工，正打捞着河上的残枝败叶 and 垃圾。他们是不言的美容师 and 守护人，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，才有这潭水的青碧明澈，妩媚动人。



花开大觉寺

□ 李振南 文/摄

在北京参加培训期间，主办单位在大觉寺安排了一堂现场教学课，使我有幸游览了这座誉满京城的古刹，也使我见识了大觉寺里许许多多、各种各样的名木奇葩。

成行那天，时值初夏，北京的天空阳光明媚，清风送爽。大巴车行驶在宽敞的道路上，透过车窗，只见两旁绿树成荫，隔离带上的各色月季繁花似锦，满树霞艳，处处显现着勃勃的生机，凸显了这种北京市花的主景地位。让人觉得，这正是观花看树的好季节，而我也庆幸我们的这次培训学习，难得赶上这样的好时机。

大觉寺位于北京西北部的阳台山麓，始建于辽代，因寺内有清泉汨汨流过，初名“清水院”，后改称“灵泉寺”，为金代北京西山八院之一。明宣德三年（公元1428年）重修后，以“大觉寺”称谓至今。大觉寺周围群山环绕，寺内清泉长流，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融合，形成独特的园林风格。

初次踏进大觉寺，我不由得感叹全寺的恢宏气势和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，一种敬畏、虔诚之情瞬间在脑海里油然而生。游览其中，只觉殿宇

庄严肃穆，令人动容，令人倾心。

大觉寺不仅建筑保存完整，古色古香，佛像塑造讲究，一应俱全，还有使人十分入眼入心的嘉木奇葩。这里有跨越千年的银杏树、京城最古老的玉兰树、三大“佛树”之一的娑罗树、享誉北国的太平花，当然还有海棠、连翘、榆叶梅、紫荆、丁香……对于这些名树丽花，地道的北京人早已了然于心，而我这个初次游览的人，则满是惊奇。

大觉寺古树蔽天，名花如云，逐月绽放，四季可赏。五月的大觉寺，是太平花和娑罗树的天下。

从山门进去50多米后，我看到有两棵太平花，在初夏的暖阳下静静地绽放。太平花是灌木，不高，我得以近距离观察，发现它们花朵叠聚，花苞密集，共同簇生在繁枝密叶中，花瓣白色，花蕊黄而清香，花姿摇曳，十分诱人。我是江南人，没有见过太平花，便向身边的导游问这问那。导游说，太平花原名丰瑞花，是多年生落叶灌木。宋代一带，丰瑞花只生长在四川剑南一带。宋时，丰瑞花作为贡品移植中原，被宋仁宗赐名“太平瑞圣花”。清嘉庆皇